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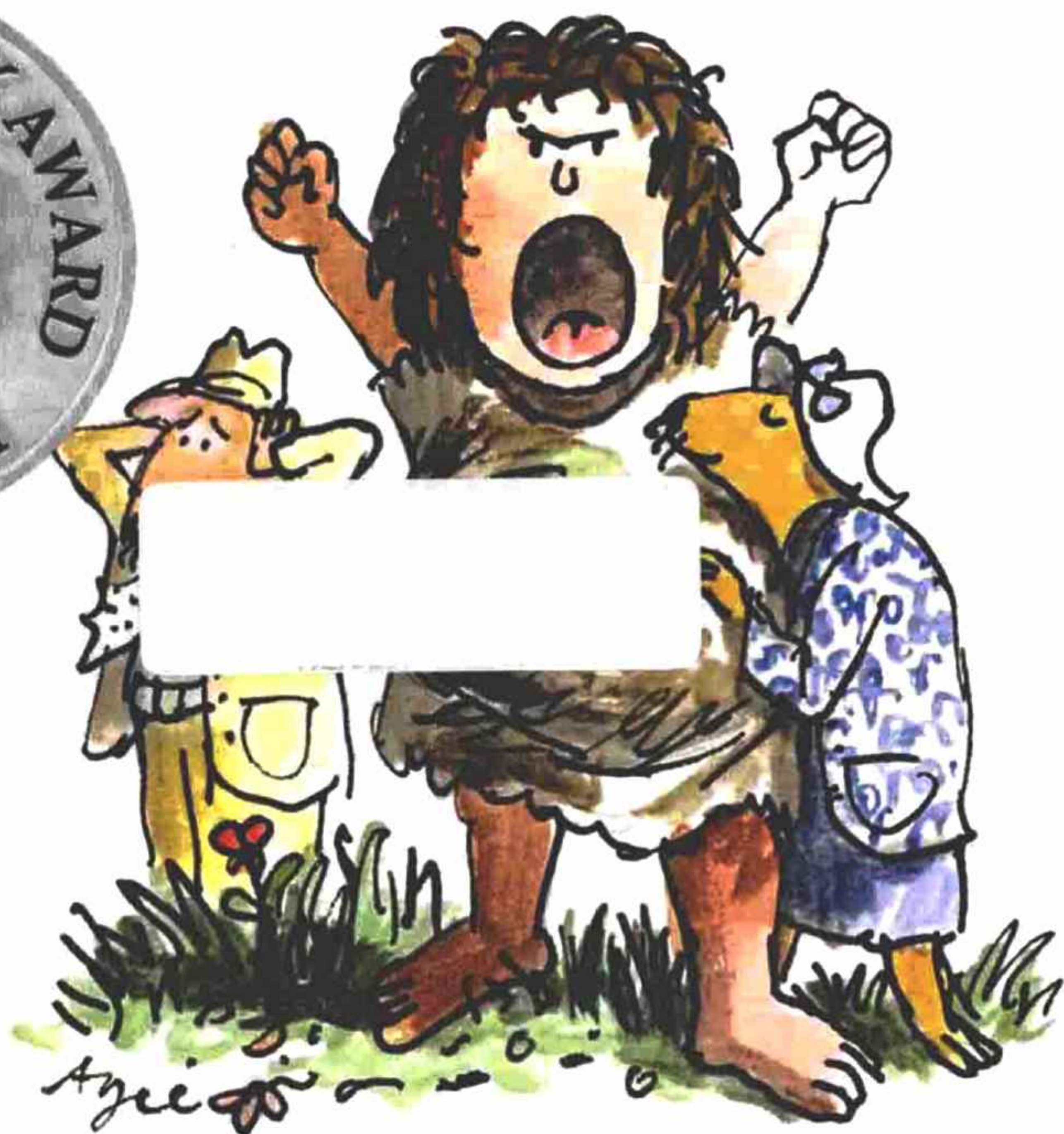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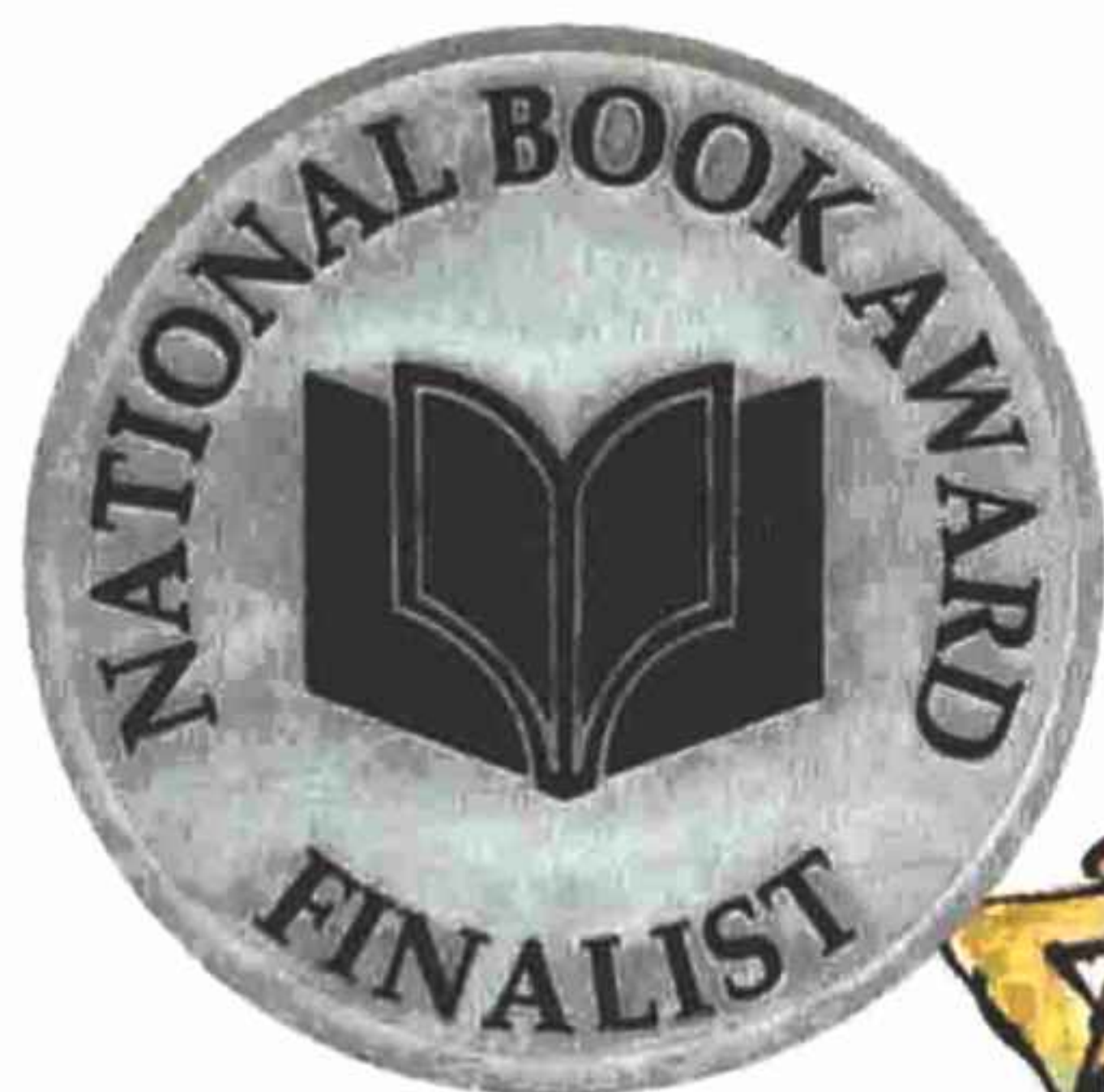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美国国家图书奖银奖

MEAN MARGARET

坏脾气的 玛格丽特

【美】托尔·塞德勒 著 陈静抒 译 【美】约翰·阿吉 绘



玛格丽特带着人类忍受不了的坏脾气去祸害树林里的动物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MEAN MARGARET

坏脾气的玛格丽特

一对新婚的旱獭夫妇收养了一个人类婴儿！这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小女婴在家排名老九，由于爱吵爱闹、脾气太坏而被哥哥姐姐“遗失”在树林里。善良的母旱獭菲比决定收养她，但菲比极爱干净的丈夫弗莱德却十分忍受不了玛格丽特。况且，对于他们来说，大胃口的玛格丽特实在不太好养。于是，树林里的动物——蛇、臭鼬、蝙蝠、松鼠也加入到了收养大军之中……

托尔·塞德勒继承了 E.B. 怀特等人的伟大传统，创造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友谊非常重要，动物们都会说话，而即使像玛格丽特这样坏脾气的小女孩也能学会倾听，学会善待他人。

——美国《书单》星级评论

塞德勒用文字将一种狡黠的稚拙描述得淋漓尽致，约翰·阿吉则为本书的黑白插图注入了巨大的喜剧能量。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上架建议：儿童文学

ISBN 978-7-5414-7073-8



9 787541 470738 >

定价：17.00 元

UTOP™
禹田文化传媒
SPREADING SPLENDID CULTURE

www.utoping.cn
禹田文化官方微博
[新浪] weibo.com/ytwh
[腾讯] t.qq.com/ytwh2011

禹田翰风天猫书城
bjythfts.tmall.com



禹田文化官方微信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MEAN MARGARET
坏脾气的
玛格丽特

【美】托尔·塞德勒 著 【美】约翰·阿吉 绘 陈静抒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坏脾气的玛格丽特 / (美) 塞德勒著; (美) 阿吉图; 陈静
抒译.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414-7073-8

I. ①坏… II. ①塞… ②阿… ③陈… III. ①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4542号

MEAN MARGARET by Tor Seidler

Copyright ©1997 by Tor Seidler

Us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ippin Properties, Inc. through
Rights People,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皮平版权公司【美】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3-2014-117 号

MEAN MARGARET 坏脾气的 玛格丽特

作 者	【美】托尔·塞德勒
绘 画	【美】约翰·阿吉
翻 译	陈静抒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凤云
封面设计	大 娟
版式设计	惠 伟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5 毫米×21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5
定 价	17.00 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前言 Preface

早獭的真谛

在童书的世界里，《坏脾气的玛格丽特》是一本比较特别的小书，它从一个或者说是一群小小穴居动物的视野里，带我们认真地领略了“家”这个词的含义。它讲述了亲人之间的包容、理解、扶持和分享，只是与那些千篇一律讲述温馨甜蜜的爱情和美好家庭时光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对于这其中种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它也丝毫没有吝惜笔墨。

还记得《傲慢与偏见》里那个著名的开头吗：“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在这个故事里，作为一个有品位、有家底、相貌堂堂、颇有教养的单身汉，弗莱德也不例外。不过，一开头的时候他可是老大的不愿意。一个人的生活多么整洁美好呀，屋子里再多出来一只早獭的话，就意味着拥挤和凌乱了。还有可能要忍受一些自己没法忍受的坏毛病：比如牙齿上沾着豆汁，爪子上满是泥土，身形毫无节制地吃成胖球……可是每天晚上，那一个冰冷肩头的噩梦都要准时来折磨他，提醒着他该娶个太太了。在这不情不愿的寻找过程中，弗莱德却意外地真正体会到了恋爱的感觉：那犹如春日里的一丝煦阳照亮人生的美好。原来，找到一个品位、喜好、习惯都相同的人时，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些莫须有的脏乱差事故了。

然而恋爱才刚刚是婚姻的开始。既然要和菲比做家人，弗莱德也就要放弃对于小孩子誓不两立的想法了。虽然还并没有打算要小孩，可是面对菲比的姐姐芭贝特的孩子，面对菲比对孩子的爱，弗莱德再也不能



轻易地转身走开了。这，便是为爱妥协的第一步吧。当菲比把玛格丽特拖回家的时候，那个顶着一肚子牢骚跟在后面的弗莱德简直太可爱了。作为一个特别讨人厌的小孩，玛格丽特真是把自己考验他们婚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她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弗莱德的耐心，破坏着他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甚至毫不珍惜包括菲比在内的任何人对她的真挚情感。弗莱德开头也许并没有想到——如果想到的话，他大概又要恐婚一阵子了——即便找到一个志同道合共同建设家庭的伴侣，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新风浪，把他曾经视如珍宝的小窝掀翻。而他更不会想到的是，在失去小窝的那一刻，小窝虽仍然重要，却已不是他生命中最要紧的第一位了。谁又能想到，在最后已经快要忘记的时候，小窝又奇迹般地重生了，而他们却再也不会回去了。

人生就是充满了这么多的意想不到，不是吗？

在这所有的一切中，唯有菲比温厚宽广的爱包容化解了一切。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弗莱德，把他变成了一个自己都快不认识的崭新的自己；她的爱也凝聚了山洞里的一家人，让没有体温的蛇都找到了家的温暖；最后，她的努力和坚持所带来的最大奇迹就是改变了玛格丽特。这个到哪里都讨人厌的、坏脾气的小孩终于学会了尊重和善待，并且把这股力量带回了家中。对所有的困难和奇迹，菲比从来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奇。也许是因为在默默哀悼母亲的那些日子里，她早就领悟出，生命的存在和爱的延续，本来就是这世间最大的磨难和最大的奇迹了。

赫尔曼·黑塞说，所谓爱，它并不是为我们的幸福所存在的东西，它是要让我们明白，在痛苦和坚忍中爱是怎样顽强地生存的。这就是这一对小旱獭和一个小屁孩的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真谛呀。

陈静抒





目录

Contents

一 冰冷的肩头	1
二 温室蓝调曲	6
三 蛇的建议	13
四 甜美的微笑	19
五 三月五日	24
六 彩虹	31
七 小九	37
八 霉运	44
九 房客	51
十 羊奶与蜂蜜	57
十一 洞穴	65
十二 泥巴	72





十三	搬家	77
十四	山洞生活	84
十五	好玩儿	92
十六	更好玩儿	97
十七	蛇之痛	102
十八	直接命中	107
十九	又一次闪电	114
二十	回家	123
二十一	晚安吻	131
二十二	搜寻	137
二十三	回家之旅	144
二十四	小耐心	156



— 冰冷的肩头

一个春日的下午，弗莱德正在草地上觅食，一朵乌云缓缓地爬过了日头。他已经离开自己的洞穴有段路程了——从刚刚嗅到的一缕恶心兮兮的臭味来看，不远处就到养猪场了。弗莱德生怕弄湿了一身皮毛，赶紧跑到旁边一棵枫树的树洞里躲了起来。爬树倒不用费什么力气——旱獭是松鼠的远亲——只是这个洞也未免太糟糕了。

“都怪那些啄木鸟。”弗莱德嘟囔着。

他探出脑袋想找找还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刹那间便被一道闪电晃得睁不开双眼。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接下来又是一阵猛烈的声响，敲得他每一块骨头都在震动。

几秒钟之后，天空崩裂开来。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弗莱德说。

眼看困在了这里，弗莱德不由抱怨起啄木鸟肮脏的生活习惯来。“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扫帚吗……”作为一只独居的旱獭，他经常自言自语。这时，树底下跑过来一对肥头大耳的人类，长得还怪丑的。他闭上了嘴巴。“我的天呀！”那个女的说。

“我们俩浑身都湿透啦。”那个男人说道，他胳膊底下还夹着一只大火腿。

弗莱德屏住了呼吸。这两个人身上的湿衣服味道比刚才闻到的猪臭味也好不了多少。

“说真的，哈勃先生，”过了一会儿那女的说道，“这也不算太糟糕，是吧？”

“好歹不用带孩子了。”那个男人赞同道。

雨终于停了，太阳又出来了，在草地上洒下点点金光。可令这旱獭不高兴的是，这两个又肥又臭的人却还没离开。

“瞧，哈勃太太，”那个男的说，“彩虹。”

“在哪儿呀？”

“那里——就在猪圈那边。”

“哎呀，天呀，是的！真好看！”

弗莱德也看到了那道彩虹，这给他带来了些许安慰。这时，哈勃先生闲着的那只胳膊揽住了哈勃太太的腰，而哈勃太太也把脑袋靠在了哈勃先生的肩头。

“这下好了，”弗莱德捏着鼻子说，“我要在这里待上一

辈子了。”

然而彩虹很少能持续很久，这一道也渐渐便消散了。哈勃太太叹了一口气，说：“我看我们再不回去，屋顶都要给他们掀翻了。”

一等两位哈勃摇摇摆摆地走上大路，弗莱德就撤出了那个脏兮兮的啄木鸟洞。他从未如此快乐地想要回到家里——即便如此，他也没忘记在入口的玄关处把双脚给擦了个遍。他对自己的洞穴充满了骄傲。这是全世界最整洁、最私密的地方了。挖这个洞时是他的一段人生低谷——再没有比挖土更能弄脏手掌的事情了——可至少他以后都不用再经历这种恐惧了。他咬紧牙关，

挖得特别深，以确保自己免受爬来爬去的蜈蚣和嘎嘎叫的松鸦的打扰。唯一来叨扰过他的就是一条花纹蛇，那蛇有时候会循着猎物来到他家的洞口。这点困扰也不算什么，因为蛇一向少言寡语——不管嘴里有没有塞满青蛙和老鼠。

爬上枫树的时候弗莱德弄乱了毛发，因此他回到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仔细细地给自己清理梳洗一遍。接



着他坐在了心爱的扶手椅上，旁边就是一罐萤火虫。他沉浸在自家小屋一片整洁、干燥又舒适的宁静之中，聊以慰藉之前所遭受的折磨。这里没有刺眼的光芒，虫儿的光柔柔和和；这里也没有人类身上那难闻的味道，松木家具散发着沁人的馨香；更没有那震得骨头都要散架的爆裂

声，屋里一片绝妙的宁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直到后来他自己的胃开始咕噜起来。

弗莱德慢悠悠地朝厨房走去，给自己准备了一顿特别的享受：三只蜗牛，垫在一盘苜蓿上。吃过晚饭，一阵愉快的倦意袭来，收拾好厨房之后，他用一片树叶盖住了萤火虫罐子，便慢慢晃进卧室，爬到了床上。他做了祷告，感谢上天赐予他一只旱獭所能奢望的一切，然后闭上了眼睛。

床上温暖而舒适，却突然有一阵寒战袭遍全身，他惊讶地坐了起来。“是不是在那棵倒霉的树上感冒了？”他问自己。“那里太潮湿了，”他说着又咽了口口水，“不过嗓子还没疼。”

弗莱德检查了一下扁桃体有没有肿大。没有。唯一异样

的就是肩头的一丝寒意。他又躺了下来，把冷冷的肩膀埋在被子里。忽然，他看到自己变成一只结了婚的旱獭，有一个妻子，对方还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温暖着他。

弗莱德惊醒过来。

“哎哟，”他说着，意识到自己还是孤身一人，“这个梦也太可怕了。”

到了白天，这个梦就显得有些搞笑了。“一个妻子，多荒唐的念头呀。”他一边扫地一边说道，“要是这屋子里再来一只旱獭，还怎么保持整洁呀。”

可到了晚上，那股寒意又袭向他的肩头。那天夜里，在同一个时间，他又被同样的梦惊醒了。最后这变成了一个夜间习惯——对于弗莱德这样一个最害怕打乱日常秩序的旱獭来说，这哪里叫习惯，简直就是酷刑。

他试过了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平躺着睡，戒掉刺激性的食物（例如薄荷和蒲公英叶子），数老鼠，等等等等，可没一样管用。一次又一次地，他在午夜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因为梦见结了婚而发抖。





二

温室蓝调曲

旱獭一般是手边有什么植物就吃什么，不过大部分旱獭都比较偏爱蔬菜，而在这个季节——眼下是四月——弗莱德家附近唯一一个到处都是蔬菜的地方就是草原那头的温室了。每天清晨，在园丁到来之前，这个温室都是旱獭的聚集地。弗莱德还一次都没去过，因为他喜欢睡到九点才起床。此外，他不喜欢皮毛上面沾到晨露。最主要的是，他也没那么想要和其他的旱獭打交道。

总之，温室是找对象的最佳地点。被梦境困扰了一个星期之后，弗莱德已经绝望得什么都肯一试了。当然了，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找个伴儿，可没准儿等他着手找起来，那梦魇就不会来骚扰他了，那么生活就又能恢复正常了。

第十次被噩梦惊醒之后，弗莱德把自己从舒适的小床上拖了起来，走到洞口。“弗莱德啊弗莱德，你这是发了疯了。”他瞪着寒冷的晨霭，自我坦白道。晨光熹微中，他只看得清旁边那棵桦树白白的树干，不过他还是强迫自己摸索着去温室的路，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要是在那边能碰上个合适的，他就走上前去对她说：“打扰一下，请问豆荚是在哪里……”

走到草原中间的时候，露水已经打湿了弗莱德的皮毛。好在太阳已经在地平线那边探了个头出来，一走到温室那里，他就在东边找了块地方，靠在一块石头上，让太阳直直地照在他右边身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又跳起来翻个身，趴到温室的玻璃上，让太阳再烤烤左边身子。等到浑身都干得透透的了，他又匆忙检查了一遍皮毛，就循着母旱獭的气味，从一扇缺了玻璃的窗户里钻进了温室的蔬菜丛中。

温室里自然温暖宜人，可这湿气却有点儿让弗莱德受不了。他挤过一丛毒气熏天的金盏花，看到一垄豌豆旁边正站着一只迷人的母旱獭。

“打扰一下，”他说着朝她那边走去，“请问豆荚是在哪里呀？”

那母旱獭的脸上写满了惊讶：“干吗要找豆荚呀？”

“哦，我就是想尝一尝。”

“豆荚有好多筋，你尝尝这个呗。”她递过来一捧豌豆。

“呃，不用了，谢谢。”现在吃早饭有点儿早，再说，他



喜欢先洗洗再吃。

“嗨，吃点儿吧。”她说朝嘴里丢了两粒，“好吃着呢。”

她一边嚼着豆子一边咧嘴微笑，表示味道好极了。可弗莱德的眼里只看到了她那被豌豆染绿的牙齿——她竟然张着嘴巴嚼东西！

弗莱德觉得恶心极了，他一溜烟地跑出温室回了家。可到了夜里，那股寒意又袭上了他的肩头，那个梦又惊扰了他的好觉。于是他又重头折腾了一遍：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穿过湿漉漉的草原，在石头上晒干，再钻进溽热的温室。

这一次他挤到胡萝卜那边去了。据说胡萝卜是补脑的，也许这回他能找到一个有点头脑的母旱獭，知道要闭着嘴巴

嚼东西。果不其然，他看到胡萝卜叶子上面趴着一只旱獭，长得漂亮极了。

“打扰一下，请问你知道豆荚在哪里吗？”

“绿豆荚，黄豆荚，还是利马豆的豆荚？”她和气地微笑着，问道。

“我想是绿豆荚吧。”他说着，注意到她有着闪亮的牙齿。

“大概是在那边，倒数第二个喷头下面。”她立直后腿站了起来，用手指着——他从未见过这么脏的前爪。当然了，她不是一直在挖胡萝卜么，可这还是……

“够啦。”一路跋山涉水回家的时候，弗莱德咕哝着，“本旱獭再也不要天不亮就起床出来了。”

可那噩梦还是一直纠缠着他，最后他又决定再去温室碰碰运气。这次他兜了个大圈子，绕到了温室那头的甜菜根那里。结果在两行甜菜之间，他找到了一只旱獭，那旱獭脸上挂着他所见过的最甜蜜的微笑。然而，越走近，他就越发现，她想必也很偏爱甜蜜的食物，眼瞧着她的身子已经把整条垄沟给占满了。算起来，她的块头得有他的两倍那么大。

这痛苦的经历使得弗莱德一连好多天都没再去温室，可那噩梦始终挥之不去，最后他又往温室跑了好多趟。每次碰到的母旱獭都不够完美：能说会道的呢，毛发乱糟糟的；要是毛都梳得整洁光亮的，牙齿又一塌糊涂。

“没指望了，”最后他决定，“我还是让肩膀就这么冷着吧。”于是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往常的轨道：每天九点起床，